

汪民安 主编

文化研究

关键词

Key Words in
Cultural Studies

editor-in-chief Wang Min'an

文化研究关键词

Key Words in Cultural Studies

汪民安 主编

editor-in-chief Wang Min'a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研究关键词 / 汪民安主编.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1

ISBN 978 - 7 - 214 - 04430 - 3

I. 文... II. 汪... III. 文化理论—名词术语

IV. G0 - 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7788 号

书 名 文化研究关键词
编 者 汪民安
责任编辑 朱晓莹
特约编辑 杨全强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者 江苏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4
字 数 598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214 - 04430 - 3
定 价 49.5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前言：词语的深渊

汪民安

本书搜集的这些关键词条，总是在各类理论书籍中频繁地闪现。它们随意地置身于某些篇章中、某些段落中、某些句子中，甚至是，某些标题中。我们——这些理论学徒——总是在理论课本上不经意地和它们遭遇。这样的遭遇情景往往是，在通常是通畅的阅读中，突然崩出来某一个词，它打断了我们的节奏，并使阅读变得磕磕碰碰，犹豫不决，就如同一个在平静的大道上自如地行进的人突然被一块石头绊了一跤一样。我们不得不停下来，细细地端详这些挡路的词语，并将它们从句子中小心翼翼地摘出来。有时候，这些被摘出来的词语，一旦脱离了语境而以一种裸露的状态出现，它们看上去便毫无异常之处。比如，“星座”这个词，它们单纯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一群人围坐一起愉快地进行命运和性格推测这一游戏场景，就自然地会浮现在人们面前。但是，当它被本雅明的忧郁而婉转的笔所书写出来，却会让人踌躇不决。在另一些时候，人们面对着这些词语，从它被翻译出来的汉字组合中找不出任何的意义踪迹——这些词语完全溢出了我们的汉语经验。尽管我们总是遭遇它们，但是如果没有专门的解释，对于我们来说，它永远是一个晦暗的秘密。比如，“能指”这个词，尽管它出现的频率如此之高，但是要在这两个单纯的汉字组合中寻找它的意义，依然会徒劳无功。这些词，或者因为它在特殊语境中的特殊意义的运用，或者因为它在汉语中（由于强制性的翻译而带来）的陌生性，它们埋伏在理论著作中，就像埋下的一道道黑暗深渊，让人望而却步。而理论，恰恰就是由一道道深渊组成的巨大谜团。对于那些非专业领域的人来说，理论，如同数学门外汉面对着的复杂的数学方程式一样，让人一筹莫展。

既然如此，理论和哲学为什么要发明这些晦涩的语词概念？通过概念和词语的围墙将一般人拒绝在理论和哲学的门外，是理论家的天性吗？德勒兹总结自己的哲学生涯的心得之一就是，哲学就是要发明概念。但是，发明这些概念，并不是为了发明晦暗本身，而是为了发现这个世界的晦暗。换一种说法就是，这些深渊般的理论概念，之所

以变得晦暗,并不是因为词语本身的晦暗,而是因为世界本身的晦暗。世界本身如此之复杂和晦暗,以至于任何的词语都难以将它耗尽,而词语一旦力图去捕捉这个世界的时候,它必定气喘吁吁,负荷累累。理论和哲学,同人们通常的看法相反,并不是处于生活世界的另一端,相反,理论和哲学都是对世界的表述实践。这种表述实践,充满着运用词语的技术。关键词语和概念的发明,是理论对世界进行表述的权宜之计。晦涩的世界,必须借助词语通道隐约地现身。理论家将某些词语和概念召唤而来,就是为了利用它们,尽可能地照亮世界的晦暗秘密。这些词语,其命运,在理论家手中得以改变。理论家选择它们,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特定机缘,但是,他们往往是将这些词语的原初意义作为凭借,然后,在这个原初意义上不间断地进行意义的繁殖。这些词,其意义的增殖过程,也通常是原初意义不断地退隐的过程。一旦被理论家所选择并作为关键的概念来运用的话,词语,在理论著述中的效应,就如同一块单调的石头被扔进池塘中一样,它负载的意义像波浪般地一层一层地荡漾开来。这些词语和概念被种植了大量复杂和晦暗的内容,它们被过度地运用,以至于其基本字面意义反而隐而不现。反过来说,这些复杂和晦涩的世界信息,它们强行闯入这些词语中,让词语变得肿胀、饱满和丰富,让词语的意义从其原初的单一性上扩散和弥漫开来。还有一些理论家,甚至对所有的现存词语都不满意,现存词语的既定意义踪迹,对于他的理论陈述而言,总是不尽如人意,因此,不是借助于一个既定的词来繁殖意义,而是在已有的词汇上进行词的改造,进而发明一个新词,并赋予这个新词以意义,这也是一个常见的确定理论概念的方式——不用多说,我们马上就能联想到德里达的例子。对汉语读者来说,这些关键词语还有另外一层复杂性:它还需要被翻译一遍。对一个词的翻译,实际上是将这个词的意义进行一种搬运,将这个词搬运到另外一种空间和时间编织的情景中。词的意义,在这种跨越时空的搬运旅途中不断地经受损耗和添加。此时,译者延续了理论家的工作,在理论家一而再地赋予该词新的意义之后,译者再次为它添加、删削和转换新的意义。因此,在汉语中来解释西方的理论关键词,就需要在揭开理论家赋予它的诸种意义面纱之后,再次揭开翻译者为它所编织的新面纱。

这些关键词一旦被确定下来,有时候,它就脱离了理论家之手,变成了一个自主的世界。关键词的命运在历史中注定会风雨飘摇。有很多词,从历史的深处顽强地延伸下来,在历史的延伸过程中,词义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词义的流变和生成,不仅负载着词语自身的历史,而且还负载着历史本身。这些词表现了强大的生命繁殖能力,它们在哲学和理论的历史中存活了千百年。还有一些词只是风行一时,它们短暂地披上了理论的辉光后,不久又恢复到了平庸的常态。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是一些关键词历

经命运的反复沉浮,它被发明出来,但在某些历史时刻,却沉默无语,而在另一些历史时刻,则又被邀请出来大声诉说。有些词,其命运和它的发明者的命运休戚相关。有些词,则完全抛弃了发明者而自生自灭。但是,无论如何,每个时代都会发明自己的理论关键词。这些词一旦被创造出来,它将自己构造成独立世界的同时,也不得不等待着后人的增补和解释——用德里达的说法是——等待着自身命运的“延异”。这些关键词,其表意实践的技术,为一种矛盾性所铭刻:它们复杂晦涩,将自身设置成一个概念的深渊,但是它也发出自身的特殊光芒,去照亮这个晦涩的世界;它为自己构造一个语词秘密,但是是为了去发现一个世界秘密;它将一个世界隐藏起来,又将一个世界重新打开了;它为自己披上了面纱,但又是为了揭开另外一层面纱;它从日常经验中退隐,但却是为了发现日常经验的核心;它培育了自己的世界,但注定会掩盖另一些世界。关键词的悖论在于,它为自己构造了一层物质性,一个厚度,一个自身的深渊,但却是为了让另外一个深渊剥开自己的厚度,剥开自身的物质性,剥开自己的深渊。哲学和理论,也许就是这样的一场词语和世界之间彼此追逐的表意游戏?

这本书正是试图去探索这些词语构筑的深渊,这些意义繁殖过程所编织的深渊,这些时空交织起来的翻译深渊。同时,借助于这种探索去探索词和物之间的意义的差异性深渊。它强烈地希望能将这些关键词的意义的繁殖实践过程暴露出来,希望能对一个词的传记进行恰当而简要的叙事。对这些关键词语的选择,取决于它们在今天被谈论的频率(尽管有些词非常古老,有些词还非常年轻);也取决于它们在今天的文化理论领域中的重要性(这不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理论关键词);此外,它还取决于我们这些撰稿人自身(这其中有很多词是词条撰稿人自己提出来的,也有一些计划中的词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作者而被迫放弃了)。就此,这些关键词,在此时此刻被挑选出来,同样充满着机缘:二十年前,或者二十年后,这样一个词语列表肯定会面目全非。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关键词是一个“未完成的计划”,它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也需要不间断地增补和删削。

为什么要编撰这样一本由词组成的书?历史的写作本能之一就是要记载置身于它中间的“事件”,对于我们这些校园中的作者来说,唯有词语才构成我们的“事件”,记录这些词语事件,既是一种学术和教学职业,也是参与历史的方式。或者说,我们参与历史的方式,就是在教育机器中思考——无论是对这种教育机器进行反思,还是在教育机器中进行再生产。因此,我们特别希望这本书,这些“词语事件”,对于庞大的教育机器,起到一些微末的激活作用。尽管它有不可避免的缺陷——有些词条过于复杂,我们难以准确地勾勒它的全貌——我们还是希望它能对学生有用,事实上,它也应该

会对学生有用——我是本书的第一个读者，也可以说是第一个学生，我从书中受益匪浅。

事实上，一直以来，我也从这些作者这里所学甚多，从他们的言语交流中，从他们的沉默写作中所学甚多。这些作者，除了少数几个未曾谋面外，大多数是我多年的朋友，他们对这些关键词的写作，再一次打开了我的眼界。这些关键词，对我来说，不仅是它们的意义雾霭被揭露，而且还是我们友谊和交流得以持续和牢固的线索。

组织这些词条的编撰工作，得益于江苏人民出版社的余江涛先生和杨全强先生的信任，正是他们的友好邀请，使我在这项琐碎的工作中也享受到了乐趣。此外，感谢《读书》杂志的汪晖先生和叶彤先生，在我们的计划启动之初，他们就在《读书》上发表了本书中的部分词条，这对我们的工作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励；感谢《国外理论动态》的黄晓武女士，她和她所在的杂志毫无保留地支持了这项工作；也要感谢友人陈永国先生，他在这本书中没有出现，但是他以另外的工作形式帮助了我，帮助了这本书。最后要感谢罗钢老师，本书中有十来位作者曾经受惠于他。这次，我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将曾经是他的学生的作者，以这样一种方式——一种通过写作来交流的方式——聚集起来，向他表示感谢。

目 录

编者前言	1	第三空间	47
		东方主义	50
B		多元文化主义	53
保守主义	1	E	
辩证意象	4	俄狄浦斯情结	57
辩证法	7		
C		F	
擦抹	9	反本质主义	59
残酷戏剧	11	反俄狄浦斯	62
策略性本质主义	14	仿真	65
差异	17	菲勒斯	67
场域	21	分裂分析	70
超人	24	否定辩证法	73
超真实	26	福特主义/后福特主义	76
词语误用	28	父权	78
存在	30	复调理论	81
存在主义	33		
D		G	
单面人	37	革命	85
单子	39	工具理性	88
地方性知识	41	公共领域	91
帝国	44	光晕	93
		规训	96

- 过度决定 98
- H**
- 耗费 101
- 合法性 103
- 宏大叙事 107
- 后结构主义 109
- 后殖民/后殖民主义 113
- 互文性 116
- 混杂性 118
- 货币哲学 120
- J**
- 机械复制 123
- 集体无意识 125
- 价值 127
- 间离 129
- 交往理性 132
- 阶级 135
- 姐妹情谊 137
- 解构 139
- 解构的伦理学 143
- 解释学 145
- 解辖域化 147
- 景观社会 149
- 镜像阶段 151
- 救赎 154
- 绝境 156
- K**
- 空间 163
- 空间生产 166
- 块茎 168
- 快感 171
- 狂欢 173
- L**
- 浪荡子 177
- 礼物 180
- 理论 182
- 理性 184
- 零度写作 187
- 逻各斯中心主义 189
- M**
- 民族—国家 195
- 民族志 197
- 模拟 200
- 陌生化 202
- N**
- 内爆 205
- 内在/超越 207
- 男性中心主义 210
- 能指 213
- 拟像 215
- 女性奥秘论 217
- 女性气质 219
- 女性主义 222
- P**
- 批判理论 225
- 普遍性/普遍主义 228
- 谱系学 230
- Q**
- 启蒙 235
- 启蒙辩证法 238

- 千高原 241
 情感结构 243
 全景敞视主义 245
 权力 248
 权力意志 250
 权力—知识 253
- R**
- 人文主义 257
 人之死 260
 认识论断裂 262
 认知暴力 264
 认知图绘 266
 日常生活 268
- S**
- 赛博空间 273
 商品拜物教 275
 上帝之死 278
 社群 281
 身份/认同 283
 深描 285
 神话/神话学 287
 神话—原型 289
 审美 292
 生成 294
 生命权力/生命政治 297
 生态文学 300
 时间/时间—空间 303
 时空压缩 306
 世界体系 308
 世俗的启迪 312
 市民社会 314
 属下/属下阶层 317
- 述行 319
 双性同体 321
 碎片 324
 所指 327
- T**
- 他人/他者 331
 同质性/异质性 332
- W**
- 晚期资本主义 337
 文本 339
 文化霸权 342
 文化帝国主义 345
 文化工业 348
 文化记忆 351
 文化唯物主义 353
 文化研究 356
 文化政治 359
 文化资本 362
 无器官身体 365
 无意识 368
 物化 369
- X**
- 西方马克思主义 373
 习性 376
 戏仿 378
 现代性 382
 现代主义 385
 现象学 387
 想象/象征/真实 390
 象征资本 393
 消费社会 396

新教伦理 399
新历史主义 401
星座 403
形而上学 406
形式主义 409
性别 411
性别表演 414
性政治 417
叙事学 419

Y

延异 423
言语行为理论 427
厌女症 428
仪式 431
异化 433
意识形态 435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439
隐喻/转喻 441
永恒轮回 444
忧郁 447
游牧 448
有机知识分子 451
语言转向 453
语义学 456
欲望 459

术语对照表 525

欲望机器 462
寓言 464
元历史 467
元叙事 469
怨恨 471

Z

在场/缺席 475
褶子 477
阵地战 481
震惊 482
政治无意识 484
症状阅读 486
知识考古学 489
知识型 492
主奴辩证法 495
主权 498
主体/客体 500
资本/资本主义 503
自然之镜 505
自由 507
自由主义 510
踪迹 513
总体性 517
族裔 520
作者之死 522

B

保守主义(Conservatism)

保守主义是当代世界三大主流意识形态之一。保守是人面对变故时的一种基本的心理倾向和态度,即对可能打乱习以为常的生活和工作方式的变动保持审慎,反对或抵制突如其来的变化。保守的倾向和心理长期、广泛地存在于人类社会,保守主义则是诞生于近代的政治思潮,是对现代性挑战的一种回应,它反对激进的变革,重视秩序和传统,提倡调和、平衡和节制。保守主义常常被视为右翼思想,但它并不囊括所有的右翼思想。同时,保守主义与政治生活中的右派——保守派并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保守派多是守旧派,保守主义者的目光则更多地注视着前方。

保守主义的思想渊源可以上溯到古典时代。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具有明显的保守气质,他对柏拉图极力推崇的个人理性深表怀疑,转而求诸法律来达到政治的稳定。他说:“常人既不能完全消除兽欲,虽最好的人们也未免有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的时候引起偏向。法律恰恰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祇和理智的体现。”他因此主张法治,反对人治。亚里士多德之所以看重法律,在于他认为法律超越了个人的意志,是在历史进程中凝聚而成的无数代人的智慧,他在某种程度上将法律等同于传统和习俗,甚至认为后者的地位更高:“积习所成的不成文法比成文法实际上还更有权威,所涉及的事情也更为重要。”基于此,亚里士多德主张审慎地对待变革:“变革实在是一件应当慎重考虑的大事。人们倘使习惯于轻率的变革,这不是社会的幸福,要是变革所得的利益不大,则法律和政府方面包含的一些缺点还是姑且让它沿袭的好。”到了古罗马时期,我们从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身上也看到了保守色彩,这主要体现在他关于自然法的思想和他对罗马共和传统的维护之中。他认为:“真正的法律是与自

然相一致的正确的理性的反映；它普遍适用，不会变迁而且垂于久远。”

在基督教的传统中，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和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对保守思想也多有贡献。奥古斯丁虽然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但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因为人的头脑中具有一种犯错误的倾向，所以除非他有一个神圣的主使他能够依从，他对知识的追求就很可能变成一口陷阱。”人的理性甚至不能理解自己本身，所以人不可能在政治领域中依靠自己的理性，对完善的国家的追求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且自相矛盾。奥古斯丁贬低和厌恶尘世的国家，但他要求教会的成员服从尘世的秩序，认为这种秩序甚至暴君的行为都是上帝旨意的一种体现，秩序总是好于动荡和混乱的无序状态，秩序能带来和平，“如果他们得不到这种与事物的自然法则相一致的和平，他们将遭受更大的苦难”。阿奎那在论自然法时强调自然法与传统和习俗之间的相通之处。他认为传统和习俗是长期积累而成的，其积淀而成的内涵自然而然地体现了自然法，所以与传统和习俗相违的法律基本上也与自然法不合，传统和习俗在现实政治中充当了自然法与法律之间的中介，因此“只有那些与自然以及与一个国家的习俗相一致的法律才是真正有效的”。改变法律在阿奎那看来就应该慎之又慎，“轻易地变法之所以对公民的福利有害，是因为传统本身对于人们守法是有所助益的。……除非变法所带来的福利能够补偿它所产生的不利的的影响，人法绝对不应该被轻易变更。”

近代早期，法国的博丹(Jean Bodin)、英国的胡克(Richard Hooker)和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谈论自然法或习惯法时对保守思想都有所阐发。休谟(David Hume)的哲学和政治思想对保守主义思想的影响则更直接更广泛。休谟是经验主义者和怀疑论者，认为人的知识的最终依据是经验而非理性，人的理性认识能力是相当有限的，人类的理智“即使在最完全的状态下，即在它最精确最谨慎地作出结论时，也是特别脆弱的”。他对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政治理论持怀疑和批评的态度。他认为，关于政治问题的判断并不属于真正的知识，而是基于人们自身的心理和感觉，具体地说就是出于人们对痛苦和快乐的体验。社会以及政治社会的出现是人们维护自身利益的结果，因此是一个必然的、自然的过程，而不是社会契约的产物。政治和法律的制度也是实践的产物，是源于习惯和经验的，“政府唯一的基础不是纯粹的理性而是权威和先例”。因此，休谟强调尊重传统和规则、强调保持政府的稳定性。但是，休谟并不忽视社会进步，而是很乐观地看待人类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进步和不断改善的人类未来。

保守主义的开创者是与休谟相差不到一代的柏克(Edmund Burke)。柏克是18世纪下半叶英国最负盛名的政治思想家，其保守主义思想主要是在批判法国大革命的过程中阐发的，集中体现在1790年写成的《法国革命论》(*Reflection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一书中。和休谟一样,柏克反对过分乐观地看待人的理性,认为面对社会和政治这样异常复杂的综合体,人的认识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他将政治科学归为实践的科学,认为政治科学不仅具有鲜明的实践性,而且是以实践为目的的,是一件需要大量经验的事情。柏克批判法国的革命者以暴力手段与传统决裂。柏克认为,现实世界不可能是完美的,存在各种弊端,政治活动只能减轻而不可能根除社会中的恶。社会共同体在连续不断的实践中,也就是在作为自然过程的历史中形成了传统,即共同思想和行为模式。传统超越了个人的理性,是世世代代智慧的结晶,也可说是集体理性的结果。传统是缓和社会矛盾,并使社会不断进步发展的保证,所以应该珍惜和维护传统。法国革命者以建立新世界为名,毁坏自己的传统,结果必定事与愿违,将是暴易暴,为专制强权打开了大门。柏克还认为,法国的革命者的另一个错误就是从抽象的自然权利理论出发提出权利的要求。在他看来,权利并不是先天固有的,而是在社会历史中约定俗成的。他认为,所谓的自然权利只是在自然状态下以极不完善的方式行使的权利,进入社会状态后,人们关注的是如何满足各种需要,而不是满足对自然权利的要求,政治权利不过是传统和习俗的产物。柏克还认为,权利要求应当与特定的社会环境相统一,更确切地说就是要服从社会的秩序。柏克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认为整个世界在上帝的意旨之下,形成秩序,保持着和谐,社会秩序是自然秩序的组成部分,其本身也就是自然的。柏克虽然猛烈地批判法国的革命者,但并非敌视一切革新的守旧派。他指出,“一个缺乏变革能力的国家就意味着失去了自我保存的能力”。他所期望的变革是相当审慎的变革,是在充分准备之下循序渐进的变革。此外,柏克对统治模式的设计还对民主政治提出了挑战,他主张应该由有教养有文明的阶级来承担统治的任务。

一般认为保守主义诞生以来经历了两次大发展。一次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其余波甚至延续到20世纪初,这期间保守主义在欧洲大陆和美国激起了回响,它作为一种思想和实践开始形成自己的传统。毫无疑问,柏克也是英国保守主义的代表,这种强调维护传统的保守主义也成为英国保守党的思想基础,19世纪以狄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为代表的保守党人曾将保守主义立为治国的原则。法国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德·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他依据基督教关于堕落和原罪的说教,否定启蒙主义者和法国革命者对个人理性的推崇,他认为社会是神创造的,其稳定的基础是权威、宗教和社群,他批判自由主义对个人理性的鼓吹削弱了宗教信仰和价值观,从而动摇了社会秩序的基础。德国的保守主义者将国家作为实现自由的完美手段,而自由又常常与强调统一的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这样德国的保守主义具有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的特征。除去添加了地域或不同文化的色彩外,保守主义还衍生出一些极

端的支流,如卡莱尔(Thomas Carlyle)和施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思想中出现的对绝对领导权的崇拜,T. S. 艾略特(T. S. Eliot)的《荒原》(*The Waste Land*)和奥尔特加·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的《大众的反叛》(*The Revolt of the Masses*)所体现的保守主义“绝望心境的回响”。

保守主义的第二次大发展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是反国家主义的自由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的汇合,前者强调个人主义、自由市场以及对政府的严格限制,后者是柏克思想的传人。这种合流的背景就是现代极权主义对自由和传统的挑战,上世纪70年代末出现的新保守主义就是极权主义和新左派的挑战的回应。

保守主义延续至今,虽支派纷杂、内部冲突不止,但其基本的信条和原则仍然清晰可辨。保守主义者相信存在一种自然的秩序,它保证了世界的和谐,对秩序的服从是道德的真正基础;保守主义者坚守传统,视之为人类智慧的结晶和我们的智慧源泉;保守主义者认为历史为社会共同体的延续提供了根本的纽带,变革应该是渐进的;保守主义者确信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提倡审慎的态度;保守主义者不相信完美,认为人自身以及社会都是不完善的。

此外,保守主义对进步的批判——不断增进的知识和技术很容易被用于残酷和疯狂的目的——也被视为深刻的洞见。

保守主义诞生于论战之中,围绕保守主义的论战连绵不断,激进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是其主要批判者。其所受指责包括:贬低人的理性、轻视人的自然权利、反民主、反进步、缺乏远见等等。柏克的一段话也许能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审视或参与论战,他说:“要创立一个真正自由的政府,就必须把那些自由中相互冲突的因素加以调和,并且把它们限制在一种有效的范围之内。它需要大量的思考、深入的探究以及一种睿智、坚强和健全的思想。”

(王燕平)

辩证意象(Dialectic Image)

“辩证意象”是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历史哲学的重要概念,既是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版本的“单子论”,更是他的革命论,因为,在本雅明的历史哲学中,所谓革命,其在

哲学上的体现就是打断历史被物化和神化的连续性,粉碎其史诗的虚假光晕,把内在于历史中的断裂点,即弥赛亚对现代资本主义历史的打断和终结,作为一个单子(即历史真理)从资产阶级史学所构造的不断进步的历史连续体中“爆破”出来。这个被“爆破”出来的单子即被本雅明称做“辩证意象”。

“爆破”方法是通过一种辩证凝思。对此,本雅明在作为《拱廊街计划》(*The Arcades Project*)理论前言的N卷中具体描绘道:“思考既是思想的运动也是思想的驻足。当思想在一个充满张力的星座中凝结时,辩证意象就出现了,这个意象是思想运动的断开/停顿(*caesura*),它的停顿点(*locus*)是必然的而不是任意的。总之,它出现在辩证两极张力最大时。因此辩证意象正是在对历史做唯物主义表征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它是与历史的对象相符合的:它完全有理由被从历史的连续体中爆破出来。”在此,这个“充满张力的星座”指的是人类孜孜不倦地所追求的自由解放的理想与资本主义现实的共现所昭示的巨大反差,当思想一旦觉悟到这个反差,便会产生一个关于社会本质的顿悟,并在脑海中出现一个理念意象,即弥赛亚对历史的最终救赎。这个意象之所以是断开或停顿,就是因为它是对于资产阶级史学编年史般的连续叙事的打断,它携带的信息是历史将在此断开、转向,开始一个新的纪元。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的前言》(“*Paralipomena to ‘On the Concept of History’*”)中重新阐发了马克思关于革命的观念:“马克思说革命是世界历史的火车头,但也许正相反,也许革命是这列火车的乘客——即人类——的一种紧急刹车的努力。”

对这种“爆破”方法,他在最后的理论遗言《历史哲学论纲》中给予了更充分的描述:“历史主义导致一般历史。唯物主义史学与它在方法上有着鲜明的区别,一般历史没有理论武器,其方法只是简单累计;它收集一堆资料,填注到同质的、空洞的时间中。而唯物主义史学则以建构(构型)为原则。思维不仅包括思想的流动,而且也包括它的停顿。每当思维在一个充满张力的构型中突然停止,它就会给这构型一个震荡(顿悟),借此,构型就会结晶为一个单子。历史唯物主义者只有把一个历史问题当做单子时才去研究它。他从这一结构中看到了对事件的弥赛亚式的遏止的迹象——换句话说,他看到了为受压迫的过去而斗争的革命的机会。他对之加以识别,是为了把一个特定的时代从连续统一的历史过程中爆破出来——即把一个具体的生命从一个时代中爆破出来,把一部具体的作品从毕生的作品中爆破出来,这一方法的结果是,毕生的作品既被保存在这一部作品中,又被扬弃;一个时代则既被保存在毕生的作品中,同时又被扬弃。站在历史的高度而理解的东西是富有营养的果实,把时间作为宝贵但淡然

无味的种子包藏在其中。”

由此可见,所谓辩证意象又可以被看做是支撑本雅明的革命实践论的总体论,但与卢卡奇(Georg Lukacs)的总体论略为不同,这是救赎哲学意义上的总体论,具有“两面神”特征,它既有神学维度,也有辩证唯物主义维度,集中体现了本雅明式的理论运思。很显然,在这个总体论中,弥赛亚的新纪元对应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本雅明甚至称后者是“马克思对弥赛亚时间理念的世俗化”。除此之外,弥赛亚的新纪元所带来的未来同时也是回归,即对原初人类完整、和谐的生存状态没有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异化前的天堂阶段的回归,当然这种回归不是静态意义上的回归,在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一个单向度的社会现实中,需要首先用“理性的利斧”开路,在这个意义上,本雅明再次重新界定马克思的革命概念,即革命是“进入过去的一个虎跳,但这个跳跃发生在统治阶级发号施令的舞台上”。“这个发生在历史的旷野中的同样的跳跃是一种辩证的跳跃,这就是马克思所理解的革命。”因此这种本原与目标一致的总体论是以记忆激发未来,它是一种记忆的政治,本雅明认为,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正是由于这个记忆的政治,才使他拒绝承认那个已经被物化的“从前有一次……”的历史叙事,在本雅明看来,那种叙事是“历史主义窑子里的妓女”,把那些历史主义者或任何相信进步的概念、与现实认同而无法行动的人都“折腾得精损神耗”,但“历史唯物主义者不会着迷于她的色相。他始终控制着自己的力量。始终精力十足,足以承担爆破连续统一的历史过程的任务”。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者之所以能够产生革命意识,就是因为他们不被历史的既成性所束缚,对他们来说“从前”不是“有一次”,而是有“无数次”,尽管都是没有实现的转折点,但却表明历史不是如资产阶级史学家所描绘的那样已经盖棺论定,而是随时会在时机成熟时被打断并转向,正如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的最后一句话中所预言的,他们始终相信“时间是一道弥赛亚随时可以进来的窄门”。

但以上这带有神学目的论色彩的运思似乎神秘并玄妙,实际上又不乏对历史唯物、辩证的把握。如前所述,本雅明认为,上述运思产生于对历史现实与人类理想之间张力的认识,当对这个张力的凝思达到哲学顿悟的状态时,会从历史中看到总体的真理“被时间装满到要炸开的程度,这个崩裂点不是别的,正是主体之死,这与真正的历史时间正相吻合”。即他认为,辩证意象所对应的不是主体建构,而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且这个规律不是可以从现象中直观的,而是必须通过首先解构物化的历史,才能抓住辩证意象定型的那一刻,而一旦抓住那一刻,过去、现在、将来就不再显现为一个空洞的连续体,或世俗意义上的进步史,而是显现为“史前”(pre-history)和“实现”(actualization),即剥削与压迫的野蛮历史和真正的人类历史的对比。